



我听他们说

何东名人访谈集

华艺出版社

我听他们说

——何东名人访谈录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听他们说/何东著. —北京: 华艺出版社, 2000

ISBN 7-80142-241-4

I . 我… II . 何… III . 名人-访谈录-中国

IV .K82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1940 号

我听他们说——何东名人访谈录

何东 采编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编码 100010 电话 65286554)

仰山印刷厂印刷

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10.25 印张 242 千字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142-241-4/I·136 定 价: 16.00 元

出卖他们（自序）

我从 80 年代末刚学着写东西，一开笔就没什么好话。也可能是跟天生胆小又心眼不好有关，我平时总喜欢躲在某个角落，专挑那些名人或官人的毛病，但见他们或自我感觉太过良好，或言行露出大小破绽，就迫不及待飞刀射箭，一直挖苦、贬损到他们心里特别难受，我这边才算踏实罢休。事后偶然听到别人转告于我，某某或某某某被你写的某篇文章给气坏了；我就顿感浑身通透手脚舒畅，正所谓“醍醐灌顶”那个意思。

我虽然一直因此而自足自满，可家里妻子却经常从旁替我担心。一次，她细细看过我骂×××和××的文章之后，就抡起一把挠痒痒的“老头乐”，使劲敲打我后背认真叮咛道：如果×××和××找人来揍你，只要没把你打残、打死，你就捂着头躺在地上，不许回嘴也不许还手！听见没有？我问：为什么？她说：你太刻薄、你就——欠揍！妻子这番逆耳忠言我当然一点也没往心里去。如今也奔五十岁的人了，但见别扭的人或恶心的事儿，照样还是抡开了损，照死里贬，惟有的一点长进，就是由原来的刻薄，越改越成现在的阴毒了。

几年之前，更有好心的哥儿们当面善意告诫我从此罢笔：就像你那样写东西，将来肯定要折寿的。我当时嘻嘻笑道：本来就没多高寿数，写一篇是折，写十篇也是折，

那就都存下，最后到阴间再取利息！

可我除了上面所说的恶劣文风之外，还有从前不为人知的特大优点——我起小就爱听别人闲聊，而且时间长了还听出些本事。比如本来说者的状态很一般，我就准有办法勾着人家越聊兴致越高。那时也不成想，后来一做访谈，这起小就练出来的歪嘴功夫，也终于能派上赚钱的用场。

最早看别人在报刊上整版整版发表访谈，心里嫉妒！瞧瞧人家，写的块大，挣的钱多；哪儿像我，只会在报屁股上卖杂文“豆腐干”，写得再多、再狠，也不过就是几十块钱稿费的进项。

后来偶然一次听葛优聊天，那天茶水可能沏得酊了些，他也喝得有点高，说一句、想一会儿；再说一句——又想半天；可他那磨磨唧唧的劲，却让我听出了真正聊天的意思。于是回家就一句一句，把他平时不舍得对别人说的那些话，一五一十全敲进电脑，然后又改了几个错别字，就直接打印给一个跟葛优特熟的朋友看。谁知，他读完竟拍案叫绝道：这，这才叫真正的访谈呢！看你这篇东西，就跟葛优坐我跟前闲聊天一样！我当时被他吓了一跳：这就叫访谈呐？噢！那我知道怎么去访谈了。

从此，除了非出手时才出手，就暂停了对好多人恶损狠贬，而改用“访谈”使劲夸人了。当然还是专找有名的人去访去谈，因为只有他们在报刊市场上才特别好卖。自然也有朋友因此调侃我：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追星，特没劲！有能耐你再往高了访访，要不就访访最底下的人，那才叫真本事！说实在的，我也不是没试过往“高了”和“底下”两边“访访”，可往太“高了”走吧，无数次电话打过去，总是过不了秘书的挡驾，更甭提什么访谈了。而往“底下”访呢，虽然也弄过几篇好几万字的东西，而且我自己还被弄得特别感动，可一投到势利的文字市场上

去变卖，人家先问：你访这人是谁呀？死乞白赖求人家编辑刊登，不是退稿，就是死删。所以这两条路完全被堵死。于是还得掉回头写名人或明星，因为我家里还等着挣钱买大房哪！我妻子有话了：要指着你写的那些“豆腐干”杂文买房？写到死，也就只够买块坟地吧！

总算现在我访谈名人、明星的买卖算做得还成。起先还打算着，等我访到八十或一百个人时，出它厚厚一本大书。谁知我这边刚访出点劲头，早已有人先伸出了黑爪子，把我一键一键在电脑上苦哈哈半拉月才能敲出一篇篇访谈，都纷纷收进他们瞎拼乱凑的书去了。这一看，有点大事不好。我要再不抢先出来一本，到时候就全得让别人散装进他们的文字集装箱里去了。

行！你们不仁，就休怪我无义，这次我来当叛徒，赶紧先把他们统统打包，全都出卖了再说。我们国家有优待叛徒的政策叫：坦白从宽！这话用在我这回的出书上，就是为“宽”出点现金来。而且在我这本书里被出卖的名人，肯定没一个敢背后骂我的。仔细想想看吧，如果不是我支着耳朵回回去认真听讲，他们个个憋在心里那一份苦衷可往哪儿倒去呀？

顺便给大家讲点道理：就我这本书里访谈过的名人、明星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只要他们跟我倒真心话，就没一个心里特好过的。那种滋味，就跟涮在火锅里、蹲在微波炉里的憋屈劲差不太多。王朔讲话了：想出名呀？好啊，先等着让媒体扒你十层皮、抽你十根筋；然后问：能挺过去吗？回答说：还活着哪！那就爱怎么出名就怎么出名吧。

出这本书的真正感觉是什么？——我偷了别人钱包，他们还帮我数钱呢。

何 东

2000年11月于北京

1 出卖他们(自序)

主持人篇：

1 崔永元：实话好说口难开

“一上台我就紧张，有时还没进演播室，心就咚咚地跳。等到现场再看黑压压一片人，两条腿就开始抖。这事儿跟谁说谁都不信，哎哟！台上的轻松自如，那是以紧张和哆嗦作为代价的。”

17 张 越：我活的有点没出息

“我觉得由于小时候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，因而感到了反击的必要，所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某种随时随地对人对事采取‘时刻准备着’的警惕心理。”

48 白岩松：不能承受之轻

“我曾经这样写过：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，注定会有一种宿命感——是做铺垫的一代，那你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快乐。”

62 杨 澜：走出“凤凰”的包装

“原来我做什么事情，心里总慌里慌张的，着急成

目 录

功、着急被别人承认，总是为许多身外的东西着急。但现在有了孩子，才弄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，对许多事情，你只要像对孩子一样，让他慢慢自然成长，那么总有一天他就会开花结果。”

77 王 刚：从小就不是“好孩子”

“我非常害怕失败。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活得很惰性、很虚荣，而且还非常害怕丢自己的面子。所谓万事不求人，就怕被别人说‘NO’，我是一个最怕遭到拒绝的人。”

演员篇：

91 王志文：干净+坦诚+凡趣

“我不需要每个人都从态度上认可我，只要在戏里面认可我就行了。我更不希望所有的人都说我好，那肯定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，我不想做那种人。”

108 宁 静：阳光灿烂的眼睛

“结婚之后，我心里变得安静多了。不用老为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像过去那样要消耗掉很多心神精力。人调整好了，这样我才真正开始爱上了拍电影，可我以前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心去爱自己干的这份职业。”

126 蒋雯丽：在温情中悄悄绚丽

“如果一个女演员老能自觉到自己特讨人喜欢，我说那可就真有点麻烦了。我真的不是那种已经优秀到无可挑剔的女性，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是随遇而安，心里也没什么特委屈的。”

138 葛 优：“预审”葛优

“因为我已经把自个儿搁在逗人乐的位置上了。我就是这活法儿，我好这个，我干这个。再往深了我也说不好，就还是演员自个儿定位的问题。”

163 张国立、邓婕：微服私访“康熙”和“凤姐”

“好在我们俩的关系一直就是这样：你特别火的时候，我也没特别对你谦恭，我现在火了，我也没故做什么姿态。而且我经常和她说：现在能掏心窝说真话的人并不多，咱们俩可得注意互相提个醒，随时敲打敲打，保持一个健康点的心态。”

导演篇：

177 陈凯歌：众人皆醒他独醉

“我觉得要是很形象地说，全世界的电影，现在就是

SBT 27/01

目 录

一盘大磨，是豆子不是豆子的，一块儿在那儿使劲儿搅和，从这大磨里磨出来的，到底是不是豆浆，这事儿我看谁也难以说清。”

194 李少红：悄悄睁开女人的眼睛

“无论是拍电影还是拍电视剧，我对每次创作都非常谨慎，从来不敢动一点拍着‘玩儿’的念头。作为一个女性导演，我一直认为自己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领域里属于外来者，没有很稳固的安全感，所以不小心不谨慎不成啊！”

209 冯小刚：在狼狈中偷笑

“占着大牌导演的市，又躲开了那个名，而且某部片子稍有新意和票房，媒体又自然把我摆在一个向大导演挑战的位置上了。所以在这些方面，我便宜是占得太多了。”

224 赵宝刚：真人露相不经常

“我一方面可以把它拍得外观非常唯美，另一方面我又注意把握剧中人物情感的真实和朴实，最后让观众把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信以为真，我觉得这就能看出导演牛不牛了。”

作家篇：

239 王 朔：直到舒坦为止

“我的想法儿是这次把我过去小说的人物统统集合起来，给他们当然首先是给自己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。我觉得这很有意思，像又活了一次。重新目睹那些发生过的事，又和老朋友们在一起，真是百感交集。有时我觉得自己像在写遗书。”

259 刘 恒：在忧郁中“虚证”人生

“我认为写小说主要是依照作家的想像力和他对语言文字的感觉能力。最主要的一点，就是一个作家对他内心痛苦、孤独感的文学分析能力，这对作家是非常关键的东西。要是没这个东西，技巧再怎么娴熟自如，永远只是一个匠人。”

274 余秋雨：行者的闲话

“的确目的非常明确，因为我是带一种非常大的热情，去捕捉中国人都能感应的历史灵魂，然后和一般文化的读者完成这种交流，经过一系列的尝试后发现，这种谈话方式，还是被一般文化程度的读者朋友们广泛接受了。”

目 录

291 侣海岩：难得一人吃两“口”

“管企业对我来讲更累一点。可企业里的人又都认为写小说更难。所以我在文学界里就说自己是企业家，在企业界又说我是写小说的。”



关于崔永元：

崔永元，1963年生于天津，小学头三年就读于北京郊区一所农村小学；后来以北京重点中学12中学最低分数线考入该校。1985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；随后就职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。1995年底开始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服务；从1996年开始主持《实话实说》；并于1998年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。

崔永元：实话好说口难开

.....

□被访者：崔永元（以下简称崔）

□采访者：何 东（以下简称何）

崔永元，一个几乎全国电视观众都熟悉的名字；崔永元，一个在人们议论中，经常被误以为聪明绝顶、特能逗乐还口若悬河的节目主持人。

可谁又知道，聪明并不绝顶的崔永元，最大的本事其实就是善于倾听别人说话，而不是他自己特别能说会道；谁又能知道，当崔永元走向节目实录现场时，腿肚子还经常会紧张得打颤。

“仔细想一想，这些其实都是我骨子里的东西。”

何：早就听说你长期失眠，它是从小就有，还是后添的毛病？

崔：6岁以前不记事，根本不知道。反正我妈说我从小就挺难侍候。现在我自己也有了女儿，她才两岁睡觉就困难，最晚一次夜里两点多才睡着。我猜自己小时候睡眠质量也肯定不高，但真正感觉到失眠的痛苦是在高中，晚上睡不着觉，胡思乱想，特别痛苦，这种痛苦一直持续到现

在，从来就没有间断过。

何：眼下是情况加重，还是减轻了？

崔：我感觉是越来越重。一直都在吃安眠药，一点睡觉，凌晨5点就醒。比如今天早上一睁眼，赶紧看表是7点半，心里就特高兴，时间居然延长了。所以现在我每天都把睡觉当成一件大事努力争取办好。

何：就从我自己家说起吧，我发现有许多当丈夫的喜欢看《实话实话》，都是先通过妻子介绍而“引进”的，据你自己猜想，怎么会有那么多女性先喜欢上了你主持节目？

崔：可能现在真正合适女性看的节目太少吧，比如说温和平静一点不那么闹心的。电视上足球比赛最多，男人也真喜欢看，满场全是碰撞、凶悍、搏斗、逼抢、拼命，男人确实能从其中获得很大的天性满足。一开始我以为就转播足球比赛是那样。可后来竟发现还有好多节目也同样，什么综艺、竞赛全都一个路子，反正是怎么闹腾怎么来。我就看不了这类节目，心脏受不了。而像《实话实说》这档节目，就不是那么夸张激烈，而是比较安静平和，我想这大概是好多女观众喜欢看的原因之一吧。

何：最早是很多女人崇拜高仓健，之后她们心里喜欢的男性偶像又改了若干种，到现在又有人开始欣赏你的主持风格，有个女的拿你作例子说：男人并不一定长的多漂亮好看，可一定要有头脑、有魅力、有幽默感。光幽默感这一条就要求够高了，那里面包含的东西多了。

崔：我最初说我自己不好看，那也就是一个嘴巴上的掩护，如果我一开始就说自己长得挺好看，观众肯定就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，其实我心里一直自认为还不至于长得那么惨，还得说自己是那种长得又经看、还有幽默感的男人，总之是基本全面完美那种。你不这么认为吗？反正这

都是听我爱人说的，也不知道准不准？（蔫乐）

何：那为什么都是妻子们先发现了你呢？

崔：很可能是因为《实话实说》那种温和的谈话方式，我自己也喜欢这样的谈话方式。

何：哪种谈话方式？

崔：就是和颜悦色地争论问题。我记得上次和你聊过这事儿：开始嘉宾可以争得面红耳赤，但只要音乐一起，就马上握手互赠名片，转身又成了哥儿们，我觉得这样的谈话方式挺好。但过去几乎很少见这种谈话方式，要么互相吹捧，要么互相攻击，而且一争论起来就非得弄个你死我活，最后结果只能是一方“灭”了另一方。

何：不结仇恨誓不罢休？

崔：其实要我看，本来完全可以改变成一下方式：大家坐在一起和颜悦色地“对话”，虽然相互观点完全可能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，但最后那也得握手言别，相约下回再说。见面再说也许还不能达成一致，甚至一辈子也谈不成一致。但这并不影响大家和睦相处。咱们就坐着这么说，你可能觉得这要求挺低的，其实那才是谈话的真谛，每天人人都要面对各种矛盾和争论，如果都能和平相待，真得说那是“谈”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。

何：可为什么男士们就没首先注意你呢？

崔：可能自古男人都比较好斗。有时嘴上说不过了，一挥拳手就说：咱们出去！从小就明白嘴上说不过就拉出去大打出手，以武斗最终解决问题。其实事情真有那么严重吗？我认为幽默才是化解矛盾的好办法，有时开个玩笑，也许就能将矛盾化解或缓和许多。幽默起码能在谈话里起两个作用：一开起玩笑互相就明白了，其实本来事儿也没多大，用不着一争就急赤白脸六亲不认；还有一个作用就是，既然彼此观点不同，就开玩笑打打岔转移话题。仔

细想一想，这些其实都是我骨子里的东西，别人一嚷一吵我就受不了了，索性站到中间调和调和矛盾。

“什么也别掩饰，别装，省得自己累，别人也累，还不讨好。”

何：我所能接触的观众，不管是喜欢还是讨厌你，首先都肯定你脑瓜机灵、能言善辩，然后再作其他评说。可你却不只一次表明，你脑子并不机灵，根本就不太能说，你是否觉得在你和观众之间，也存在某种误会，能不能用自己的感觉解释一下这个误会？

崔：（有点急）我觉得还是用医学来解释最好，你可以去问问大夫，一个长期失眠者脑子能特别好使、嘴巴能言善辩嘛？根本就没有一点可能性，（说话间他敲敲自己脑袋）连物质基础都不牢固，又拿什么去机关算尽强词夺理？我一直觉得好多人他们并没看准。以前的同学就很少有人这么夸过我，就是当了主持人之后生人都这么夸我。所以我想可能有这样的原因：作为电视主持人，你让到场的人都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特别鲜明生动，但主持人几乎没怎么说话，这可能在别人眼里就算一种“机灵”？

何：你的意思是当主持人，得先让别人把话说好？

崔：我觉得不要说是当主持人，就是朋友互相聊天也不能光使傻劲，老想着怎么自己一个人说，而且还以为说的越多越好，一张嘴就表现自己还三句话不离名言。实际上这么“说”才费力不讨好，因为天下比你高的人有的是，那还不如你干脆就让别人尽量把口才发挥出来，自己不用多说，最后就总结那么一句半句，但一定得特别到位。所以我认为当主持人最要紧的功夫，恰恰是自己少说、多听别人说。而且还要竖起耳朵认真地“听”，比如